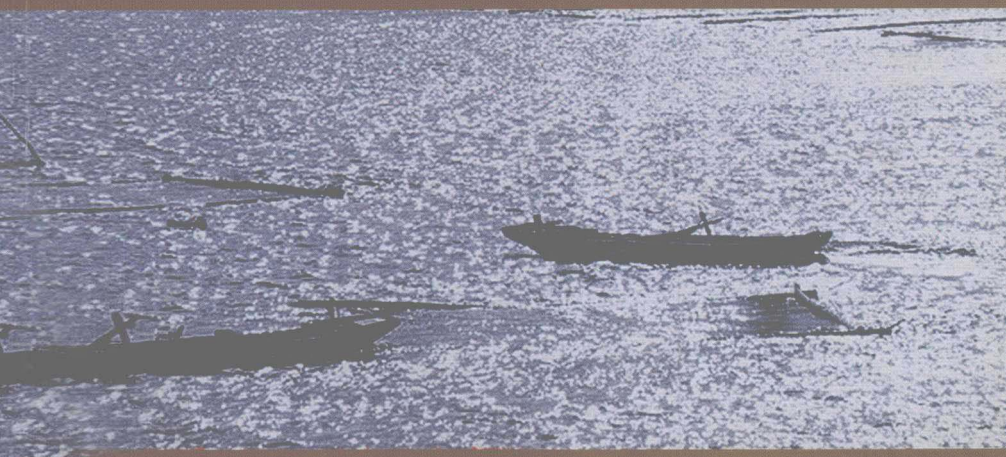


童村 著

幻觉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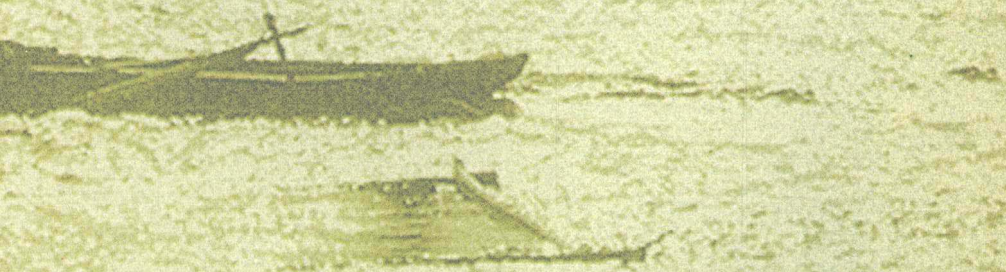
赵继高细眯起一只眼睛，把眼前的那条名叫嫩江的河流，用滚烫的目光认真真地丈量了一番。最终，他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它与家乡的那条小清河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到了这个季节，家乡的小清河应该是流水淙淙了，而身边的这条河流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斜卧在那里，被盈尺厚的大雪覆盖着。它到底还要沉睡多久呢？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幻觉的河

● 童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觉的河/童村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44-2

I.幻... II.童...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1140 号

书 名: 幻觉的河

作 者: 童 村

责任编辑: 王大亮

封面设计: 刘 锐

责任校对: 刘雪英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潮河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44-2/I·1342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童村其人其文(序)

石钟山

童村是个写小说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姚军。“童村”是写小说用的,而姚军呢,则是在工作中或者填履历表时用的。

认识童村已有十几年了,认识他也缘于他是写小说的。二十多年前,童村离开山东聊城老家去了东北,那里有总后的一个农场。据童村讲,那个农场规模很大,冬天的时候是一望无垠的雪,扯地连天一眼望不到头;夏天的时候,农场上下自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有过东北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东北的冬季很长,也很冷清,童村在冬日的东北日子很单调、乏味是肯定的。在这种环境中人很容易静下来,静下来的童村就会想点什么,或者做什么。大概那个时候童村的生活多了些许的亮色,这么多年文学一直陪伴着童村,也可以说是童村陪伴着文学。童村一口气在东北那个农场呆了近二十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二十年啊?我想,在童村的生命中,东北的生活经历无疑会占据大部分的情感。

了解童村的人都会认为童村这个人很静,甚至有些忧郁,严

重一点说有些不合群。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他,你会原谅他这一切的。童村的童年很不幸,很痛苦,十几岁的时候又去了东北那样的农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适应或者说不适应那样的一种单调、孤独的生活方式。他心灵的空间不可能不被这种巨大的无奈与迷茫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对童村来说不能用不幸来形容,但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心灵的宁静或者说是寂寞,就给文学留下了生长的空间,文学在童村的心灵里一点点长大,现在正往茁壮里成长。

童村在东北工作期间,曾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过两年学,当然也是和文学有关。当时我住的地方离“军艺”不算远,那时我们经常见面,或小酌几杯或散散步。离开寂寞的东北来到热闹的京城,童村很有些不适应,一切都太闹腾太躁了。他经常跟我叹气说,想东北那个农场了。那里不仅有他的亲人,我想更重要的是,东北那地方盘桓着童村生活的“场”,这种“场”是属于童村的,而到了京城,这种“场”就消失了,他能不惶惑吗?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童村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的“场”,他又回到他从前旧的“场”之中去了。回到东北的童村经常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这些消息大都和他的心灵有关。他有些惶惑也有些着急,着急上火不是为了钱和地位,而是仍和文学有关。他一直在寻找突破自己的路,这条路有时候就如同一层雾霭,身在其中说不清道不明。

几年前,因为部队的调整,农场改变了编制,童村调到北京来工作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适应,仍然惶惑、无奈,在这种惶然与无奈中,他是否还在想着东北那个农场?渐渐地,他安定了下来。他不安定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生活,是人适应生活,而不是生活来适应人。

童村在惶惑与无奈中写得很少。我也经常劝他,能写就写,别让自己太痛苦了。其实童村面对自己的写作状态是痛苦的,

这种状态是不利于创作的。一方面急着写,另一方面又不知写什么,这样的状态能写好么?答案是肯定的。只有给心找一个家,安顿好自己的心,松弛下来,这时候创作出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了。此时的童村已渐渐找到了这种创作状态,作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或许年龄又大了一些吧,过了那种浮躁的年代。

童村的人是这样,他的作品也是这样。文如其人,这句话是真理。他的小说也是孤独的,带着一些忧郁,还有一些伤感。这就是童村小说大体的风格。看童村的小说很难见到春光明媚的笔调,这一切都和他的经历有关,这种经历直接影响到了他生活的气质。这一切都是属于童村的。

一个作家存在的价值就是找到自己个性的存在。童村就这样存在着,忧郁也好,伤感也罢,这一切都是童村与生俱来的。别人不能强迫他改变什么,他也没有必要去学别人而改变自己。文学陪伴了童村这么多年,我想这一生他是放不下文学的。生活安定下来的童村,他的心想必也安定了下来,由此他的文学状态也渐入佳境,他和属于他的文学慢慢的会越走越好,不求大红大紫,更不求一夜名扬天下,只求慢悠悠地显露出他的真相来。对文学投入了这么多年,也应该有回报了。

祝童村越走越好。



作者简介

童村，山东聊城人，1964年出生，1981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北方文学》《山东文学》《青春》等。曾荣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中国人口文化奖、总后军事文学奖等。现供职于军事医学科学院。

HUANJUE DE HE



目 录

童村其人其文(序) / 石钟山

金色麦田 / 1

蓝蓝的雪 / 34

幻觉的河 / 45

花香满街 / 56

在北京当兵 / 66

敲响石头门 / 84

无痕 / 111

葵原 / 125

野菊花 / 142

荒原童话 / 156

荒原寓言 / 167

荒原英雄 / 176

野葵 / 187

野菊沟往事 / 237

野菊灿烂的季节 / 272

生活在自由的乡间 / 290

金色麦田

—

那件要命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往年,到了农忙的这个时候,要命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以至于如果不发生几件要命的事情,这天下的事情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农场里人多,活杂,做农活讲个抢收抢种。这一个“抢”字,就把许多事故“抢”出来了,即使你把人的思想工作做得再深入再精细,也难免会有个差池有个不到的地方。那些差池和不到,往往就会把人的性命都跟着一块搭进去,且那些人的性命一个一个又都是青枝绿叶般的,好不让人心痛。

毛主席早就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毛主席接着又说,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论说起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英明,说出来的那些话,差不多句句都是真理。

自然,那件要命的事情,还没有达到死人的地步,但是,如果把话儿再说得邪乎点儿,也仅仅是一步之遥了。

这就严重了。

更严重的似乎还不仅仅是那件要命事情的本身，而是那件要命的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一个人——一个老技术标兵、老先进典型的身上。

事情的意义一下子就不同了。

二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邳家屯的邳村长在场。

那时，又矮又瘦的邳村长开着自家那台小四轮，刚刚把一车斗的麦子送回家。重又返到大田里来时，邳村长看到阮金贵正开着连队的那台收割机往这边的地头赶。约摸着还有一会儿才能靠过来，邳村长就熄了火，抬腿从小四轮上跳下来。小四轮突突响叫了几声，立时就没了动静。

邳村长朝麦田远处那台老马般行走着的收割机望了一眼，不自觉地口袋里捏摸出一根烟来，划火点着了，又朝麦田的远处望了望，接着就蹲在脚下的一处净地上。那目光就拧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纤绳，一把一把将远处的那台收割机拽过来。

邳村长心里着急。面对成千上万亩成熟了的麦子，邳村长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它脱干了，扬净了，然后卖到国家的粮库里去。人说天有不测风云，谁能说清楚哪一天老天爷会变脸色？这节骨眼上，要是一场雨砸下来，可就真的惨了。

说起来，还是解放军好。什么时候有苦了有难了，总有他们前前后后的照应着。一周前，眼看着地里的麦子快要成熟了，邳村长特意到连队走了一回。

邳村长找到了连长高家河。

高家河嘴上不问，心里已明白了三分。

邳村长笑着一张瘦脸，递给高连长一根烟，说：“高连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来了！”

高家河把那根烟接了，在鼻子下闻了闻，明知故问地笑道：“你看你看，邳村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不是？咱俩谁跟谁呀，说吧，什么事？”

邳村长想了想，有些难为情地绕着弯子，低着头道：“往年到了这时候，咱邳家屯的百姓，哪一家不仰仗着连队帮忙，才把地里的麦子收回来？说心里话，要是没咱连队帮衬着，真不知道要弄成啥样了。一句话，感激呀！”

“噢，我明白了。”高家河仍望着邳村长，笑着道。“感情是邳村长今天来感谢我们来了！”

邳村长不好意思起来，嗫嚅了半天说道：“连长，说实话，我这大把岁数了，还套着村长这副枷，不容易呀，一村子的人都看着我呢！明年，说什么我也得把这副枷卸下来，不干了，干不动了！”

高家河只是望着邳村长，没吱声。

邳村长有些难为情地说：“地里的麦子熟了，连长，你再替咱想想办法吧！”

高家河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邳村长，别再给我转圈子啦！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你明说不就完了。军民共建是党中央的号召，连队与邳家屯天连天、地连地的，除了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剩下的不就跟一家人一样吗？”

邳村长频频点头，连声说道：“是啊，是啊，到底是连长，说出话来就是和我们大老粗不一样！”

高家河想了想说：“邳家屯的麦子熟了，连队里的麦子也一样不差季节呢！这样吧，我先派一台收割机过去，帮着你们慢慢收着，等连里的麦子收得差不多了，根据情况，能派几台派几台。”

听了高家河的话，邳村长忙应声说道：“行啊，行啊，我听你的，就这么定了吧！”

这话说过的第二天，连长高家河就派志愿兵阮金贵开着收割机住到了邳家屯。

在连队，阮金贵是数得着的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而且思想稳定、作风正派，派他到邳家屯驻勤，帮着农民搞麦收，连长最放心。

这时，阮金贵正开着那台像他一样超期服役的收割机，一点一点从麦田的深远处往地头驶来。

收割机正收着的这块麦田是村长家的。这是整个邳家屯最后的一块麦田。先别人后自己，作为一村之长的父母官，邳村长一向就是这风格。

在邳村长绳一样的目光里，那台收割机终于轰轰隆隆地开过来了。邳村长忙站直了身子，望着阮金贵把收割机调整好位置，而后一边开机放粮，一边从高高的驾驶台上跳下来。

邳村长忙迎了上去，递给阮金贵一根烟，又划火点了，这才笑哈哈地说：“阮排长，这些天可把你累坏了。等这地里的活忙完了，我得给你到连里请功！”

阮金贵的脸上布满了灰尘。听了邳村长的话，他淡淡地笑了笑。这一笑，竟露出了两排白花花的牙齿。

阮金贵说：“邳村长，别排长排长地叫，叫人听了笑话。我不过是个志愿兵。志愿兵和干部不一样，差着一截子呢！”

邳村长说：“习惯了，习惯这么叫了。”

说着，两个人的目光拧在了一起，就同时望向了从收割机上伸展出来的那根粗长的输粮管上。那根输粮管横在半空，像根独臂或者硬挺的袖管，此刻，金灿灿的麦子正从管口哗哗啦啦落下来，如同一条激越的小溪流，一直落到邳村长的四轮车斗里。

一阵连着一阵的浓烈麦香，立时在阔大的原野上飘散开去。

望着望着，一股子麦子的香味就钻进了邳村长的鼻子里来。邳村长忍不住扭转了一下身子，扬起干瘦的脸来，对准天上的太

阳，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嚏喷。等邳村长再转过脸来，看到半空里的那根输粮管，已经哼哼唧唧地不肯往外出粮了。

邳村长有些疑惑地望望四轮车斗里的粮食，又望望阮金贵，试探地问：“阮排长，不会就这些吧？”

阮金贵把抽剩下的烟蒂顺手扔在地上，又一脚踩灭了，似乎自言自语道：“我上去看看，可能是被东西堵了！”说完，就爬上了收割台，紧接着跳到了储粮仓里。

邳村长张着嘴巴望着，等着金灿灿的麦子再一次从断流的地方打着浪花滚出来。然而，就在这时，那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邳村长首先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喊叫。那声喊叫是从高高的储粮仓里传出来的，很凄惨。还没等邳村长反应过来，邳村长就看到了一道血光从输粮管道里涌了出来。和那道血光一同涌出来的，自然还有金灿灿的麦子，不过，此刻，那些金灿灿的麦粒儿，已经被不由分说地裹在了血光里，红彤彤的血腥味，一下子覆盖了满世界的麦香。恰巧这时候又有一阵小风吹了过来，那血腥味就好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眨眼间飞到了十里八里的地方。

那件要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点防备都没有，一点铺垫都没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又瘦又小的邳村长一下子就吓傻了。他的嘴巴一直就那么张着，目光直愣愣地一直紧盯着那道血光，直到它彻底从自己的眼前消失，大脑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如一张没有字句的白纸。

最后的奇迹还是阮金贵自己创造的。

当阮金贵咬紧牙关从储粮仓里爬出来时，邳村长一眼就看见了他不翼而飞的另一只胳膊。此刻，那只胳膊只剩下碗大的一个疤拉，一团烂泥样糊在了齐根的地方。

阮金贵苍白着脸色，挥动着惟一的那只胳膊，朝邳村长呼救

般地喊道：“快，帮帮我！”

邳村长忽然就反应过来，说不清是喜还是悲，赶忙迎了上去。

瘦小的邳村长最后也没有说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把还算得上魁梧的阮金贵从高高的收割机储粮仓上弄下来的。他只记得好不容易把阮金贵弄下来之后，立即又把他弄到了四轮车上，然后，一溜烟地把四轮车开到了十几里外的连队里。

年纪轻轻的卫生员过来看过了，立时吓得脸色焦黄。卫生员一边急三火四地给阮金贵做一些临时性的止血措施，一边让人很快找到了吉普车司机，把阮金贵从这台车上抬到另一台车上，二话不说便朝基地医院急驶而去。

三

一番抢救过后，阮金贵的命总算保住了。

保下命来的阮金贵却永远地失去了一只胳膊。

只有一只翅膀的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飞到天上去的。而只有一只胳膊的人，做起任何事情来，说什么也不如有两只胳膊时那样的灵便。造物主就是这样安排的，二者缺一不可。缺少了，就不完全了，看上去别扭，做起来也别扭。

住在医院的阮金贵就得有个帮手。

正是大忙季节，连队里就那几十号人，恨不得一人能顶两人用。人手不够，本来就少了一个，再派个专人去医院伺候阮金贵，便有些为难。

邳村长显得十分过意不去，就跟连长高家河说：“要不，让我家六儿去吧！”

高家河想都没顾得上想，就答应下来了：“行吧！”

于是，就让六儿到基地医院照顾阮金贵了。

邨村长只有六个女儿。六儿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俊俏的一个。

四

全连人像累蜕了一层皮样地又过了几天，大片的麦田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副样子。原来长满了齐刷刷麦子的土地，现在已经显露出了黝黑的地表。被收割机收割过后的麦子，此时此刻也只剩下一堆连着一堆的秸秆，在阳光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那些邻近的农民们，总会不失时机地或驾着四轮车或赶着架子车来到连队阔大的麦田里，如同在自己家的土地上一样，一边安恬地行走着，一边有说有笑地挥动着三齿叉往车子上装载麦草。

说起来，这也算是军民共建的一项内容。只要人民需要，军队从来都是无私帮助的。连队里没有马没有牛，也不用在大冬天里烧地火龙取暖，而邻近村屯里的农民们需要这些麦草为牲畜增粮加料，为取暖添禾加柴，那么，你就尽管到大田里来好了，把你需要的东西带回家。你不需要的那些，一把火点了烧了，给土地当肥料。

到了这节骨眼上，整个麦收也就近了尾声，收成好坏已成定局，大家就可以喘一口气了。

关于阮金贵的事情，早在阮金贵出事的那天，就由连里报到了营里，然后又由营里报到了基地。但是事情并不是报一报就能了结的。基地还要根据上报的情况进行核查，组成调查小组，前前后后把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了，才能进行最后的处理。这事情无论落到哪一个领导的头上，最烦心最头疼的就是怎么样才能拿出一个最公正最实际的处理意见来。部队领导最怕的就是

有个万一。万一事情的处理有半点差池满足不了当事者及亲属们的心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往年,这样的事因为处理不当造成严重后果也并不是没有的。那些教训很深刻,很让人深思。

高家河心里很烦。这样的事情搁谁身上谁烦。高家河是一连之长,连队里的战士,不管是哪一个出了事故,首先开涮的就是你当连长的。你的兵出了事故,你不负责谁负责?这道理说白了也十分浅显,就像你的孩子出了事故,不怪你做父母的没尽到责任又能怪谁是一样的。

这天上午,连长高家河与指导员打了个招呼,开着连队里的那台越野吉普车,让通信员跟着他一起到基地医院去看阮金贵。

听说是看望阮金贵的,一个外科护士就把高家河与提着一大包慰问品的通信员带到了一间病房里。

房门半开半掩着。高家河推开房门不觉吃了一惊。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阮金贵和坐在阮金贵身边的邝村长以及邝村长的女儿六儿。

六儿正捏着一把不锈钢汤匙给阮金贵喂水喝。那情景,让高家河一下子想到了为亲人熬鸡汤喝的蒙山红嫂。

见是连长来了,邝村长和六儿一起站了起来,几个人的表情都很肃穆。

高家河说:“坐吧坐吧,都坐吧!”

就像在连里开支委会一样,大家就听了连长的话坐下了。

高家河坐在距阮金贵最近的地方。坐下后,他才发现,阮金贵的脸色这时候已经蜡黄得没有了一点血色了。看到了阮金贵蜡黄的脸色,高家河一颗心不由紧缩了一下,蓦地就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歉疚,不觉间鼻子一阵发酸。高家河一下子激动了,顺其自然地就把手伸了出来。本来,他是想与阮金贵握一下手的,但是很快他就想到了阮金贵的伤是伤到了胳膊上,胳膊没